

《青梅竹馬的婚禮》

作者: 排泄專家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節

「喂？老豆，今晚屋企有冇飯食？」

「有呀，快啲返嚟。」

我望住窗外嘅傾盆大雨，話：「但依家咁大雨，我唔係好想返……」

「大雨就遲啲先返囉，今晚有客人嚟。」

「好，一陣見。」我講完之後就Cut咗線。

我方問到客人係邊個，第一、有人嚟屋企作客，身為大仔當然要出現，以示尊重，所以知唔知邊個係客根本影響唔到我返屋企呢個事實；第二、我真係冇興趣知係邊個。

由起程決定返屋企嘅一刻，已經奠定咗我避免唔到呢場災難。有時候對於我唔想知道嘅嘢，我會選擇逃避，所以如果可以俾我再揀一次，我會好堅決咁同老豆講：「老豆，我好眼瞓，今晚我唔返嚟。」

一個鐘頭之後，我已經企咗喺屋企門口。入到客廳，我見到賢叔同佢老婆坐咗喺梳化上面。簡單介紹吓，賢叔同我老豆係由細玩到大嘅老死，自從我阿爺過咗身，大陸間祖屋就留咗俾賢叔一家人住。

賢叔一見到我，就將手上嘅DVD交俾我，問：「克仔，你識唔識開呢隻碟？你老豆都搞唔掂。」

身為毒撚嘅我，當然有返少少電腦常識，於是就將隻DVD放咗入Blu-ray機度。

呢個時候老豆喺廚房走出嚟，話：「咦？部藍光機讀到DVD㗎？」

我都廢事睬佢，於是轉頭問賢叔：「咦？阿欣呢？」

阿欣，呢個故事嘅女主角，我嘅青梅竹馬。

「佢冇嚟到呀。」

「咁呢隻咩碟嚟？」

「阿欣結婚嘅片嚟。」

結……結婚？

註：克仔係假名，嚟自我個英文名Jack嘅後半部份。

註二：對話內容係我嘅鄉下話，為咗方便大家閱讀，我會轉換成廣東話。

第二節

我回想起幾年前仲係中學生嘅我，有一日放學返到屋企，老豆神色凝重咁同我講：「阿爺喺去咗...」

果一刻我連書包都未放低就跪咗喺地下；而呢一刻我先知道，原來紅事同白事都可以咁搵 Surprise！只不過個分別係今次我方跪喺地下，仲同賢叔講：「係.....係咩？阿欣嫁咗？恭喜晒恭喜晒！」

講完呢番違背良心嘅說話之後，我只係感到個人好輕、好輕，雙腳好似浮起咗。

呢個時候，電視機徐徐播出一段比YouTube低清影像更加低清嘅影像，我見到一部棗紅色嘅四人車、一堆起晒狗牙嘅人、我間祖屋，同埋一段新細明體嘅簡體字旁白，寫住阿欣同新郎哥嘅名。

賢姨見到之後好興奮咁話：「接新娘嘞！接新娘嘞！」

電視機前嘅老豆，擺出一張期待嘅面孔，靜候住新郎哥騎住隻白馬揸住把寶劍喺架直升機度跳落嚟；而我，只係關心緊著起婚紗嘅阿欣到底係點樣。

不久，一條粉腸就喺架車入面踏咗出嚟，一副意氣風發嘅樣子，胸前掛住一朵花。

吓？呢條四眼仔就係新郎哥？

未等我開口，我老豆已經搶先一步：「咦！阿欣個老公幾靚仔喎！」

「Ex色ly！」我立即和應我老豆：「新郎哥真係眉清目秀，仲戴住眼鏡斯斯文文，唔錯唔錯.....」

一日入面，我講咗太多大話。

唔知點解，我成個腦都諗埋啲無關痛癢嘅問題：唔知大陸結婚洗唔洗俾開門利是呢？

驀地，鏡頭一轉，我已經見到阿欣個細佬喺大門收緊新郎哥利是。

第三節

一封、兩封、三封.....就係咁，新郎哥就帶住佢班兄弟殺咗上樓上。

望住墨綠油漆早已剝落嘅樓梯，一股親切感不期然咁湧咗上心頭，原來我已經好多年冇返過嚟呢個地方.....

以前每逢年假，老豆都會帶我返大陸探親，每一次我都係帶住納悶嘅心情坐上喺深圳開出嘅通宵巴士，我相信每個細路喺果個年紀，都會好唔捨得屋企果部電腦：ICQ、彩虹冒險.....

加上呢一程長達十幾個鐘嘅巴士，冇急屎、冇嘢飯盒屙屎，可以話係平平無奇。剩低嘅只有車上旅客嘅鼻鼾聲、一本喺上車之前買落嘅殘體笑話書，同埋一陣微弱、泛黃嘅燈光。一覺醒來，已經到達咗祖屋，中途老豆多數會預住我去搵嘅士，有時我仲會瀨埋尿，醒咗果陣已經換好褲。

每一次返咗大陸嘅第二朝，都總係會有把充滿稚氣嘅女聲嗌醒我：「克仔，克仔.....」

我懶洋洋咁張開雙眼，見到阿欣已經坐咗喺床頭，再望一望個鐘，原來已經十二點。

「咁大個仔仲瀨尿，冇鬼用呀你，哈哈.....」阿欣拍一拍我，然後講：「快啲起身！」

梳洗之後，落到二樓，多數都會見到我老豆同賢叔捉緊象棋，而阿欣就會拖住我帶我周圍去玩、買嘢食，就好似一個大姐姐咁照顧我。

事實上，佢真係比我大兩歲，亦都高過我半個頭。

果陣老豆不斷同我講大陸係好危險，會有拐子佬、飛仔，不過每一次同阿欣去玩，我都覺得非常有安全感。

以前從來唔會諗到落Club落Bar、唱K睇戲、行街食飯，一個細路仔嘅世界只係應該有撈蝌蚪、捉波子棋、放炮仗。

最後唔洗講，我當然係懷住依依不捨嘅心情回港，每一次回程，我都覺得自己好似甩咗一次拖。

不過依家諗返起果陣嘅心情，原來只不過係水逝雲卷；你會覺得悲傷恒久，原來只不過係未到你應該忘記嘅時候。

第四節

老實講，咁多年前嘅記憶已經好模糊，印象較為深刻嘅一次，就係升咗上中學之後，某一年嘅暑假，某一個落住大雨嘅早上，亦都係我最後一次返果度。

「克仔！快啲醒！」阿欣不斷拍我塊面。

我掙一掙眼，見到窗外烏雲密佈，問：「咩事？」

「你流到成個枕頭都係鼻血，嚇死我！」阿欣眼眶泛紅。

「吓？」我爬起身，成身都軟弱無力，只見半個枕頭都俾我啲鼻血染成紅色。

「你瞓喺度唔好郁，我去叫爸爸嚟。」阿欣講完之後就跑咗落樓。

唔洗一陣，賢叔就同阿欣上咗嚟，阿欣仲拎住盤冒煙嘅暖水。

賢叔扶咗我起身，用手探一探我額頭，就話：「克仔你好似發燒㗎。」

「我爸爸呢？」

「你爸爸出咗去探朋友，有排都未返。」阿欣用暖水濕一濕條毛巾，然後行埋嚟床邊同我抹血，我只係感覺到好暖、好溫柔。

「我出去買啲藥，你照顧住克仔先。」賢叔同阿欣交待完之後，就出咗去買藥。

阿欣幫我抹完鼻血之後，幫我換咗個枕頭，仲斟咗杯暖水俾我，然後話：「你瞓一陣先啦。」

口乾嘅我將杯水一飲而盡，然後放喺床邊嘅木枱上面。

「阿欣.....我哋一齊瞓好唔好？」

阿欣笑咗一笑，然後就除咗對拖鞋爬上床，瞓喺我右手邊。

我眼定定咁望住阿欣，完全失去咗睡意。

「你做乜望住我？」阿欣問。

「我可唔可以攞住你瞓？」

阿欣並冇回答我嘅問題，只係攞住我條腰，閉起雙眼。我喺阿欣嘅溫柔鄉入面，漸漸失去咗意識。

第五節

起身之後，我聞到廚房傳嚟一陣中藥嘅惡臭，有啲嘢你一聞就知道唔好味，例如屎同埋榴槿。

我起身行到廚房，見到阿欣喺度煲緊藥，我就心知不妙，但我仍然明知故問：「我一間係咪要飲晒佢？」

阿欣大我兩歲，已經識做家頭細務、照顧其他人；相比起我，剩係識喺屋企打機，真係好鬼冇用。

「係。」阿欣答。

「如果我唔飲咁點？」

「你唔飲就唔會好番，我就唔會同你去玩，同埋……」

「同埋？」

阿欣調皮咁講：「唔同你馴教。」

我知道自己已經輸咗，於是就乖乖咁爬上床等飲藥。

我大個咗回想起呢件事，先知道原來十幾歲嘅細路女已經識得捕捉男仔嘅咸濕心理。

過咗冇幾耐，阿欣就拎住一碗藥行埋嚟，同我講：「乖乖咁飲晒佢。」

我發誓，直到呢一刻我仍然記得碗藥係幾撚咁臭！

阿欣將隻匙羹餵到埋我嘴邊，我緊閉雙目吸咗一啖，當陣苦味傳到我味蕾嘅時候，我虎驅一震，將所有藥噴晒出去。如果果陣我已經識講粗口，我一定會嚇到阿欣腳都震埋。

「乜你咁弱雞㗎，飲碗藥都飲唔到！」

「如果你錫我一啖，我即刻飲晒佢！」以前嘅我總係口不擇言，可能呢啲就係細路仔嘅專利。

「你飲完先講。」

就係咁，我閉住氣一啖灌晒啲藥落肚，果次亦成為咗我日後只肯睇西醫嘅伏筆……

第六節

「飲.....飲完！」我抹一抹個嘴，陣苦味仍然係我喉嚨縈繞。

「叻仔！」阿欣拍手。

我指一指塊面：「咁你肯錫我未？」

阿欣呆咗一呆，然後笑住答我：「我又冇應承你，哈哈哈哈.....」

「好奸茅！第時你一定要嫁俾我！到時我再錫餐飽！」

「好呀，等你大個啲先講。」

我伸隻手指尾出嚟，然後話：「咁你應承我先。」

「好，咁你都要應承我唔准同其他人講我哋嘅事。」

之後，我哋勾咗手指尾。

不過，承諾最終都係冇實現，或者阿欣早已經忘記呢個承諾。

到咗夜晚，我身體已經好返啲，老豆買咗成袋煙花返嚟俾我同阿欣玩，落完雨之後出面成地積水，空氣特別清新，夾雜住一陣雨水嘅味道。

我哋就係出面嘅空地放晒成袋煙花，而我同佢之間所發生嘅一切，亦都好似煙花咁，漂亮但短暫，一瞬即逝。

除咗煙花之外，我祖屋出面塊空地仲掛住一個繩網，兩端分別勾住屋樑同埋一棵果樹，可以當鞦韆咁玩，我最鍾意同阿欣一人坐喺一邊傾計，一個下晝就咁樣悄然消逝。

有時候我哋仲會去游水，喺一片清澈嘅天然水塘消暑，由於果陣我仲未識游水，所以阿欣多數都會陪我喺淺水嘅地方玩水。

天真嘅我，覺得同阿欣結婚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，而冇諗到兩個人分隔兩地，可以點樣維繫感情，更加冇諗到種種複雜嘅問題，起程返香港當日，我仲同阿欣講：「下年新年我一定會再返嚟。」

但係我並唔知道，果次係我最後一次返鄉下，往後因為老豆工作嘅關係，我有五、六年都冇再見過阿欣。

第七節

事隔多年，我對阿欣嘅印象亦漸漸變得模糊，只不過有時都會諗吓到底佢依家仲有冇讀書、有冇拍拖、個樣變成點、仲記唔記得我.....

終於，我喺上年年初得到咗一切問題嘅答案。

話說賢叔嚟咗香港做嘢都一排，喺年假果陣賢姨帶咗阿欣兩姐弟嚟香港玩。

果日一返到屋企，已經見到賢叔一家人坐咗喺客廳梳化。

阿欣肥咗少少，染咗一頭啡髮，衣著成熟咗，我一眼就認得出係佢，但我依然問：「你係咪阿欣？」

「唔係我仲有邊個？」阿欣反問。無論佢把聲點成點，我都依然可以認得出。

賢叔聽到之後不斷笑我：「克仔，你連阿欣都唔認得呀？」

我摸一摸後腦，答：「哈哈，佢變咗咁多真係唔係好認得。」

「你先變得多呀！啲頭髮攞晒！」阿欣笑住咁指住我個頭。

咁多年冇見，大家都唔同晒，變得成熟咗，我同阿欣以大人嘅身份再遇，我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拖住佢出街、攞住佢馴、唔著底褲通屋走.....

然而變化得最多嘅，可能係大家嘅內心。佢唔知我喺呢幾年入面經歷過乜嘢、遇過咩人；反之亦然。呢一次再遇，感覺上總係有點陌生，可能呢啲就係所謂嘅「成長」。

去咗酒樓食團年飯之後，我帶阿欣周圍去，希望可以好似以前咁，大家無所不談。唔知阿欣喺咁多年之後嘅今日，心入面仲有冇存放住我咁以往嘅承諾同埋一切經歷過嘅回憶。

「阿欣你仲有冇讀書？」我問。

「冇啦，出咗嚟做嘢兩年。」阿欣問：「你呢？」

「有呀，仲讀緊書，準備考大學。」

阿欣突然轉換話題，問我：「香港呢邊有冇得放煙花？」

「冇啦，香港唔俾，我都冇玩好多年。」

「我都好耐冇同你玩過煙花，記唔記得以前你爸爸俾煙花辣穿咗件衫？」

「哈，估唔到你仲記得。」

之後，我哋都有提及大家嘅近況，只係不斷談及細個發生過嘅趣事。有一刻我覺得，我同阿欣又變到好似之前咁。

第八節

行吓行吓，我同阿欣行到屋企樓下，我鼓起勇氣問佢：「係呢，阿欣依家有冇拍拖？」

「嗯？」

唔知道係佢真係聽唔到，定係唔想答我，佢有意無意咁迴避咗我嘅問題，不過我都冇再追問落去，因為知同唔知，我都冇可能會同佢一齊，以前嘅承諾，其實只不過係細路仔之間嘅一個玩笑。結果，我對依家嘅佢依然係一無所知。

縱然係咁，我並冇太過失落，因為可以見返佢已經係對我最大嘅賞賜，加上時間已經將回憶沖得太淡，到咗呢個年紀，人係應該明白到兒時嘅承諾係比白紙更加輕薄。有啲人可能永遠都唔會同你一齊，甚至連陌路人都不如，不過佢哋永遠會喺你嘅心中佔有一個位置，唔去諗果陣你唔會記起，但又永遠唔會忘記。

回憶過後，新郎哥已經帶住一班兄弟衝咗上三樓，鏡頭影住一間房，門外掛滿紅色嘅裝飾，字幕寫住：「新郎哥過五關斬六將……」

冇記錯嘅話，果間應該係我嘅睡房，以前喺大陸嘅每一個朝早，阿欣都會坐喺床頭叫醒我，時間一轉，阿欣已經廿一二歲，呢一刻喺間房入面果個，已經係著住縵紗、準備嫁人嘅阿欣，而新郎哥，好明顯唔係坐緊喺屋企嘅我。

「阿欣就快出嚟喇！」賢姨同我講。

「喺大陸做新郎真係輕鬆，啲姐妹真係仁慈。」我望住賢姨，繼續講埋落去：「喺香港啲新郎可能要扮埋狗先有得入房。」

「唔係掛？」

「係呀！」

講吓講吓，新郎哥就爆開咗道門，鏡頭只係影到一個衣櫃，而衣櫃後面露出咗一襲白色婚紗嘅裙腳。

鏡頭慢慢移近，我終於喺低清嘅影像入面見到坐喺床上面嘅新娘，我屏住呼吸，驚覺阿欣面上一抹艷麗嘅妝容，竟然如此陌生，一頭啱啱為新婚而染嘅橙紅髮，輕輕紮起藏喺頭紗入面。

唔知係因為我從來未見過阿欣化妝個樣，定係新婚嘅佢真係太靚，我竟然一時之間講唔出讚美嘅說話。

第九節

四眼新郎哥一見到新娘之後，就立即喺度唱：「愛你一萬年.....愛你一萬年.....」即使走音錯Key，但一眾兄弟仍然大叫：「唱得好！唱得好！」

「果然係好兄弟！」我心裡暗讚。

新娘坐喺床度，婚紗尾端露出一雙腳，新郎立即跪低幫新娘著起高踭鞋，起晒格嘅影像當中，我隱約見到新娘流露出幸福嘅表情。

「係呢賢姨，阿欣同佢老公拍咗幾耐拖？」我問。

「都有六年啦，高中三年，出嚟做嘢三年。」賢姨邊數手指邊回答。

賢姨話音剛落，新郎哥又唱：「今天你要嫁給我啦.....今天你要嫁給我啦.....」跟住兄弟們又擊起一陣此起彼落嘅掌聲。

老實講，如果佢知道我係邊個，佢一定唔夠膽喺我面前唱歌。

不過見到新郎哥如此直率慧居，我覺得佢應該可以俾到幸福阿欣。

新郎哥開完演唱會之後，就帶咗新娘落二樓拜堂，望住一對新人著住西式婚禮服，但又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咁，的確有啲違和感，不過依家並唔係研究「中西文化共融的利弊」嘅時候。

「係呢，賢姨，男家屋企係做咩嘍？」今日嘅我，總係問題多多，好似仲緊張過賢叔賢姨咁。

「佢屋企做生意嘍，有幾層樓同幾架車。」從賢姨眼神之中唔難睇得出，佢對呢個女婿幾滿意。

拜完堂、灑完米之後，新郎同新娘就上咗果部棗紅色四人車，鏡頭影到新娘眼框已經紅晒，我唔係女人，唔知道離開娘家嘅時候係咩心情，但我清楚知道，新娘嘅眼淚當中，夾雜住喜悅同不捨。

鏡頭一轉，新郎同新娘已經抵達咗酒樓，驟眼一睇，席間都擺咗十幾圍酒，新郎喺台上面謝過來賓、謝過父母、謝過新娘之後，將支咪遞咗俾新娘，但新娘已經喊到講唔到嘢。

如果我可以出席呢場婚宴，至少仲有機會衝上台唱《阿牛》，但現實係你我分隔兩地，我連你嘅喜帖都收唔到。

之後，一對新人循例宣誓、交換戒子、接吻、拋花球、下台敬酒.....呢啲場面我已經見識過不下十次，但心緒如此複雜嘅，可以話係第一次。

第十節

當晚，我只係食咗半碗飯，一方面我內心想祝賀一對新人新婚快樂，但另一方面我又唔捨得阿欣。究竟下次我哋會以咩身份再會？我抱住阿欣嘅子女，佢哋叫我「叔叔」，我又會有咩心情？又或者，我哋根本唔會再見。

「克仔，食咁少嘅？出面食咗嘢呀？」賢叔問。

「係呀，啱啱嚟出面食咗飯。」我答。

呢個時候老豆望咗我一眼，佢好清楚我根本未食飯。

隨住段影像去到尾聲，賢叔俾咗另一隻碟我，話：「克仔，開埋呢隻嚟睇啦，阿欣啲婚紗相嚟。」

我將隻碟放入部Blu-ray機，心中百感交雜，如果要簡單形容，可以話係不是很滋味。

隻碟一播，《Because of You》徐徐奏起，一對新人嘅婚紗相以幻燈片嘅形式播放，學牛腩話齋，如果背景音樂換上《First of May》，效果將會更上一層樓。

我驚嘆：「嘩！呢個阿欣嚟㗎？」只見專業級嘅婚紗相一張接一張咁播出，同之前段低清影像形成鮮明強烈嘅對比。

「係呀，唔似呀呢？」賢姨話。

有教堂、有草地、有山、有海，每一個場景入面阿欣都唔同髮形、唔同裝扮。我不禁將依家嘅佢同以前嘅佢作出比較，我深深明瞭，阿欣已經大個、嫁咗人，唔再係以前嘅佢，而我嘅心態亦唔應該再停留嚟咁多年之前，人始終要向前望。

二十分鐘嘅影片播放完畢，我拋低咗一句：「我飽啦，我返學校先。」

「咁快走？唔留多陣先？」賢姨問。

「佢就考試，俾佢返去溫書啦。」老豆幫我打完場。

道別之後，我拖住沉重嘅步伐走到出面，外頭依然落住大雨，我撐起把遮，對住自己講，呢場雨落完之後，就由得糾結嘅心情隨住雨水一齊停止，或蒸發、或流落溝渠。我知道我哋已經返唔到過去，因為我哋已經成長、我哋已經唔再係以前嘅細路仔，時間會令我哋變得成熟，懂得喺日後懷緬過往、懂得對一段結唔到果嘅緣份一笑而置、懂得去令一切隨風而逝。

阿欣，多謝你舊時對我無微不至嘅照顧，為我送上一段段咁難忘嘅回憶，最遺憾嘅，係我唔能夠親身出席你嘅婚禮，唔能夠親自送上我嘅祝賀說話。祝，新婚愉快。

在此，為一對新人送上一首歌，《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》。